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胡頌平 編著

校訂版 ● 第十冊

2005.4
10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十)

胡頌平・編著



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辛丑 七十一歲

一月一日（星期日） 上午，參加總統府的團拜。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發表審定首屆科學技術人員出國進修的名單，並說明辦理經過情形。（五十年元月一日〔新生報〕及各報）

一月二日（星期一） 美國博物院的凱納齊（Eugar I. Knez）來訪，留此午飯。凱納齊談起美國博物院裏陳列的中國鴉片槍，以及婦女纏足的模型，早已變成現代中國民間生活的陳跡，應該換一套新的陳列品。他和先生商量後，先生想起京戲才是中國的國劇，或可以京戲的道具來代替那些古老的東西。於是介紹他去見齊如山。

一月三日（星期二） 今夜有復張其昀的信。

曉峯先生：

元旦收到〔清史〕第一冊，今天又收到〔中華五千年史〕及手簡，多謝多謝。

老兄決心撰著「中華五千年史」，期以十年寫成，此種雄心毅力，最可欽佩。自序誠如來簡所云，是一篇六十自述，我很贊成這種自傳式的文字，其中提及老友劉伯明、梅覲莊兩先生，我讀了不禁發生許多感慨。尊文偶有一兩個見解是我不敢苟同的，但那些見解並不減損我致謝誠意。

「清史」全部加句讀印行，功德無量！我很盼望全書能有最詳細的新式索引（index），功德重大。這樣一部大書的排印，校勘的工作是最不容易的。今天翻讀「時憲志」一卷，很佩服句讀與校勘的工作都很好，但亦偶有失校之處，如七二三頁下十九行「許考」似是「詳考」之訛；如七二四頁上二三行「通微教師」，微字是微字之訛，下文七二七頁下三行作「通微教師」，不誤。將來似可每冊附有正誤表，就更好了。

匆匆道謝，敬賀

六十大壽，並祝

新年百福。

弟胡適敬上 五十年元月三夜

一月四日（星期三） 下午三時半，中央研究院舉行團拜，先生說了話，大要是：

明朝遣老顧亭林到了五十歲時寫了「五十初度」兩首詩，一首是律詩，其中的兩句「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所謂遠路，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不須害怕日暮的。今天走不到，可以歇一歇，明天再走。這是任重道遠的工作。「列子」上有「愚公移山」的故事，像愚公那種希望子孫世世代代的工作下去，不怕不會達到移山的目的。因為一個人的生命有限，但是人類集體的生命無窮。一個人的工作有限，知識有限，而集體的工作無限，要研究的學問無窮；如果有愚公的精神，那怕什麼事不成功！到了七十歲，常有一「去日苦多」的感想。希望年輕的朋友負起這個無限知識的責任，一步一步的走去，有一寸的進展，就有一寸

的快樂，古人說的愛惜寸陰，和法蘭克林說的「生命是由時間織成」的意義相同。希望大家特別愛惜時間，來擔任「任重道遠」的工作。

今年是我們國家民族最艱難的一年，但總希望今年要比過去好些。我到了這個年齡讀了顧亭林的這兩句詩，特別有同樣的感觸，從前丁在君說我「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我不悲觀，我還是樂觀。我在四十二年前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以爲十年以後再寫下卷還來得及，但一拖拖到四個十年了。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本院刊上，有我的一篇文章，我現在連看也不敢再看；那是三十年前寫的，那樣的草率，不成熟的東西，我真的不敢再看它一眼。看看現在出來的院刊的內容，比從前充實得多，進步得多。我的園地不大，看看在座的人，只有黃彰健先生一個人同我的園地一樣，我還應收幾個徒弟才好。

先生叮嚀反覆的勉勵大家愛惜時光，努力工作，並祝大家新年快樂。

一月五日（星期四）下午四時，偕 Eugar I. Knez 到齊如山家去看戲劇用具的模型展覽。

有復入矢義高的信。

入矢先生：

去夏出國幾個月，回國時在東京住了三天（十月十九下午到廿二日下午），竟不能飛到京都來拜訪京都的朋友，至今感覺抱歉。

承先生等贈「太公家教校釋」一冊，十分感謝；這一件中古兒童讀物，經過先生的精密整理校釋，居然完整可讀了！佩服之至！我讀後有一兩點小意思，寫出來請教：

(1) 四一頁三行，「以法治人人則得。安國信讒，必殺忠臣。」此處脫了一個字。似當參照 A 本、I 本，作「以法治人（唐人諱「民」字，家教中「人」字皆是「民」字）人則得安。治國信讒（或「國信讒

言「似亦可用？」，必殺忠臣。」

(2) 四一頁六行，「忠臣」下似脫了「不」字？

(3) 四一頁十一行，「善不可觀」，「觀」不可解，似誤，請再參比各本一校。A本作「冠」，亦不可解。

(4) 四二頁一行，「愚夫好見人之事」，似當從C本作「見人之恥」？

(5) 四二頁一——二行，「魚相望於江湖」，似當作「魚相忘於江湖？」此語見「莊子」「大宗師篇」。

橫井聖山先生——柳田聖山先生去夏寄示拔刷本多種，又寄示英文譯本“The Genealogy of the Tō (teng) Histories”。我當時匆匆不曾得細讀。回國後，細讀其論「燈」史大文，我始知他的許多材料都是我大致贊成的，也有一些見解，一些材料，是我沒有見到的。不久我就要寫長信向他道謝。並表示敬佩之意。

敬賀新年，並祝平安。

胡適敬上 一九六一、一、五夜

——「胡適手稿」八集

一月六日（星期五） 今天有「〔金石錄〕裏的禪宗傳法史料」一文。

趙明誠「金石錄」記的一二九八件是「唐曹溪能大師碑」，「宋鼎（呂無黨鈔本誤作「宋泉」）撰，史惟則八分書，天寶十一載二月」。這碑文是神會請宋鼎寫的，我已有討論的文字了。

昨夜翻看「金石錄」，又看見兩件：

第一三七八，唐「山谷寺璨大師碑」。房琯撰，徐浩八分書。「元年建辰月。」

第一四九〇，唐「鏡智禪師碑」。獨孤及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大曆八年（七七三）十二月。

這兩件都很有史料價值，都是禪宗爭法統的材料。鏡智禪師即是僧璨的賜諡。

房琯此碑的全文見於「寶林傳」卷八，「第三十祖僧璨大師章，卻歸示化品第四十一」。（三十六—四

十二葉）此碑大概也是神會請求他寫的，其中主旨好像都是神會的意思，故文中說：

如來以諸法囑羣龍，以一性付迦葉。（迦葉）付阿難。至菩提達摩東來付可，可付大師。傳印繼明，累聖一體。自迦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至今號爲三祖焉。

又銘中有云：

……迦葉至我兮，聖者十人。

貌殊心一兮，相續一身。……

這都是神會的西國八代說。詳見我的「神會遺集」頁一七八—一七九；又「神會傳」頁二四—三三；又「新校定的神會遺著兩種」，頁八四九，又頁八七一。

但我當時不知道房琯此碑作於何時，立於何年。「金石錄」記此碑的年月是「元年建辰月」，即是肅宗廢除年號的「元年」（七六一—七六二）的「建辰月」（舊三月）。其時神會尚未死。（看「遺著兩種」的「校寫後記」頁八七三—八七五）神會死在「元年建午月十三日。」而此碑文仍持西國八代之說。故立碑的年月①可見神會始終沒有修正此說；②可見二十八代之說是神會死後才起來的新說。

獨孤及的「鏡智禪師碑」全文見於「文苑英華」、「唐文粹」；及他的「毘陵集」九。集中碑文之後有附錄二件：一爲大曆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中書門下牒，一爲無名氏碑陰文。賜諡之牒下於大曆七年四月廿二日，碑立在八年十二月，那是因爲獨孤及正作舒州刺史，故作碑在七年，立碑在八年。

金石錄所收唐碑，用「元年建□月」紀年月的，凡有四碑：

(1) 一三七七 唐「贈太保郭敬之碑」，苗晉卿撰，蕭華正書：元年建寅月。

(2) 一三七八 唐「山谷寺瑯大師碑」，房琯撰，徐浩八分書：元年建辰月。

(3) 一三七九 唐「呂公表」，元結撰，顧誠奢八分書：元年建巳月。

(4) 一三八〇 唐「玉真公主墓誌」，王綰撰，姪瓘書：元年建巳月。

肅宗上元二年（七六一）九月壬寅下詔：「……欽若昊天，定時成歲，……惟以紀年，更無潤色。至於漢武，飾以浮華。非前王之茂典，豈永代而作則？自今以後，朕號唯稱皇帝，其年號但稱『元年』，去『上元』之號。其以今年十一月爲歲首，便數『建子』、『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爲數。……」這是一件最合理的改革。可惜這件廢除年號的大改革只行了幾個月，就推翻了。我曾爲那個「元年」尋得幾條歷史遺跡。（『集刊』二十九本，頁八七四——八七五）現在我補記『金石錄』記得這四個碑的年月，作爲唐肅宗廢年號的一點歷史紀念。

五十年、一、六日 在南港

——〔胡適手稿〕七集

一月七日（星期六） 今天有復沈怡的信。

君怡兄：

你們回國那麼久了，新年裏才得暢談一次，使我十分高興！

剪報一紙，仍奉還，影片已够用了。

剪報說的舊書實作「改造紙」（「還魂紙」）之用，真是大陸上一大劫運！

敬祝

雙安

弟適之 五十、一、七

又有復某君的信。

某某先生：

謝謝先生元月四日的長信。

先生還留心我在四十二年講的「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的剪報，使我感覺「受寵若驚」。報紙記的總不免有錯誤，不足依據。講演時說一兩個笑話，也不驚怪。

我現在寄贈「胡適文存」第四集一部，請先生看看其中卷二的「楞伽宗考」、「荷澤大師神會傳」、「壇經考」諸文。

這些文字大都是三十年前寫的。其中也不免有錯誤。故我另贈「新校定的神會遺著兩種」一文，其後幅（八五七頁以下）有「校寫後記」，修改了一些錯誤，或可供先生的參考。

胡適 五十、一、七日

編者附記：先生說，這些研究佛經的人連講演時偶然說了幾句幽默的話也不懂。免得解釋，還是寄給他幾本書吧！

一月九日（星期一） 先生需要一本日文的「日本佛教史」，此地買不到，也借不到。先生說：「我自己已有一本英文的譯本。這位譯者是個了不得的人。他是美國人，還只有二十幾歲，懂十幾國的文字。他從日文譯成英文，英文寫得很好。他以為我是看英文的，所以寄一本英譯本給我。這位譯者因為譯文太忠實的緣故，把我的名字用日本的讀音譯成英文，於是連我自己也看不懂。我看了許多工夫，才知道這個名字就是我。譬如說『曹溪』、『左溪』，日本的讀音都是一樣，如 To, To, 第二個 To 的 O 字上加一長音符號。湖南的湖字是 Co, 浙江的浙字是 Co,

也叫我們看不懂。看起來非常的吃力。如果是日本原文，這些地名人是不會弄錯的，我們可以一目瞭然；我已滙點錢給石璋如，請他替我買一本日文的寄來。」

一月十日（星期二）中午，先生應 Moore 夫人的邀請，到中山北路美軍軍官眷屬俱樂部作二十分鐘的英文演說。應邀參加的有莊萊德大使夫人，美協防司令史慕德中將夫婦，美軍援華顧問團長戴倫夫婦等，講演的題目是「四十年來的文學革命」。根據「徵信新聞」的譯文如下。

早在印度、米蘇波達米亞、地中海地區與東亞「人類智慧與文化成熟」的輝煌時代，中國人民已有很高的文化發展，其程度足與當時世界任何地區的任何文化相媲美。

但是古代中國文化並非沒有嚴重的缺點。缺點之一是缺少一種字母來寫出日用的語言。

這一差強人意的特徵是中國文化極端的單純與規律——這可能是古代人民能够僅有一種書用文字，沒有受益於字母的便利，而能相處自得的主要原因。

在孔孟時代（公元前五五〇——三三〇年），中國文學上詩與散文的發展盛極一時，這種文學的形式，無可懷疑的，根據當時所用的語言寫成。孔子的「論語」，以及老子與孟子的著作與古代所遺留下來的哲學與文學作品，也多多少少代表了當時所用的語言。

可是這種古代的文字在廿二世紀以前，中國變成一個統一的帝國的時候，卻成了一個死的，至少是半死的文字。

這一地區遼闊的統一的帝國，在遍及境內縱橫的官方通訊交通中，需要一個共同的（古文作）媒介。

在公元前一二四年，漢朝開始制定對古文的知識是任官的先決條件。這是以古文為基礎的中國文官考試制度的開始。

二十二個世紀的統一帝國與二十個世紀的文官考試共同維持了一個死去的文字，使它成爲一個教育的工具，合法與官用的交通、與文學上——散文與詩——頗爲尊重的媒介。

可是許多世紀以來，普通的人民——街市與鄉村的男人和婦女——他們所用僅有的一種語言，也就是他們本鄉本土的語言，創造了一種活的文學，有各色各樣的形式，——表達愛情與憂愁的民謠、古老的傳說、街頭流傳的歌頌愛情、英雄事蹟、社會不平、揭發罪惡等等的故事。

甚至一千年以前的一些和尚，也用這種語言記載下了他們的一些開誠佈公的發現與經典的解釋。十二世紀以及以後的一些經學大師們也將他們之間的談話與論辯，用這種語言寫了下來遺留給後代。

簡而言之，中國文學有史以來有兩個階層：(1)皇室、考場、宮闈中沒有生命的模倣的上層文字；(2)民間的通俗文字，特別是民謠、通俗的短篇故事與偉大的小說。

這些寫下的偉大的短篇故事與小說印成巨冊——其中有一些在近數百年以來一直是銷路最佳的作品。

這些偉大的故事與小說成了學習標準日用語言（白話）的教師。

可是其中缺少一個重要的因素，——對於這種語言質美單純，達意的「自覺的承認」與「有意的」的主張白話作爲教育與文學必要而且有效的工具的努力。

我與我的朋友在四十年以前所作的只是彌補這一缺陷。

我們公開承認白話是文學上一個美麗的媒介，在過去一千年中，特別是近五百年中它已產生了一種活的文學，並且是創造與產生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個有效的工具。

這一運動——一般稱爲文學革命，但是我個人願意將它叫做「中國的文藝復興」——是我與我的朋友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與一九一七年在美國的大學的宿舍中所發起的。直到一九一七年，這一運動才在中國發展。

經過幾年的艱苦奮鬥與急烈的爭辯以後，這一運動最後受到全國的承認與接受。

——一月十一日〔徵信新聞〕。原文見同日 *China News*，又同日〔中央日報〕的報導，乃是先生在電話中答復

記者的一個大意，故記載略有不同，可參考。

下午四時，莊萊德夫婦在他們中山北路的官邸舉行一個茶會，慶祝中國第一本新詩集英譯本出版。他們邀請新詩集裏的詩人余光中、鍾鼎文等二十四人，還邀請先生、羅家倫、美國新聞處長麥加錫夫婦及美國詩人艾強等參加。莊萊德夫人邀請首創新詩的先生對新詩人說了十五分鐘的話，大要是：

他說：臺灣每年聚會一次的詩人節，參加的舊詩人數達一千人，和我們今天出席的二三十人比較起來，那他們的人數多極了，但是他們所走的是一條死路，沒有前途的，而我們走的路是一條新路，有前途有希望的路。

他又說，今後他將把他寫詩的標準放寬，所有個人的作品將編於〔胡適詩存〕裏。過去只是將一部分的詩編在〔嘗試集〕裏的。

胡博士三十七年冬天離開北平時，他二十餘年來所搜集的新詩，遺失殆盡。他希望與會的新詩朋友們，多給他一些搜集新詩的機會。他說，四十年前，他和他的朋友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討論白話寫作的問題，反對者居多，最後他的朋友們雖然同意了，但僅同意可以寫小說，但不能寫高等文學。他自民國六年八月以來，就用白話寫詩，至今仍然沒有變節，是為

將來的人在新詩寫作方面開門開路。

他自認對於新詩方面是「開路有功，創作無力。」因為他曾經試走兩條路，一條是文學的，一條是科學的；後來他發現一個人不能同時走兩條路，因而放棄了文學的路，而專心在考據、歷史方面下工夫。但已爲男女詩人們打開的新路，希望由大家的努力予以充實。（參閱一月十一日的「徵信新聞」及「中央日報」）

一月十一日（星期三）上午十時，中央研究院與北大同學會聯合舉辦的蔡元培先生生日紀念會，在師範大學禮堂舉行。先生致開會詞，說：

今天是蔡先生去世後的廿一週年紀念，也是他九十四歲的生日，我很高興，北大老同學孫德中花了不少時間收集蔡先生的遺稿、遺著，今天出版了一本六百多頁的「蔡元培先生遺文類鈔」，爲國家、民族最可紀念的人留下紀念，也表示同學對蔡先生的懷念。剛才在會場裏收到兩件東西，一件是民國廿九年二月四日蔡先生在逝世前在香港寫給俞汝良同學的一封信；另一件是民國廿年五月廿日武漢的北大同學會，歡迎蔡先生的一張褪了色的照片。收到這兩件東西，很使人感動，也表示蔡先生在人心中的影響，他的人格永遠不能忘記。

今天我們請沈剛伯先生講「方正學的政治思想」。方正學就是方孝孺，是明初一個了不起的人。有人常說中國很少殉道的人，或說爲了信仰殺身殉道的很少，但仔細想想，這是不確的。我們的聖人孔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提倡「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這是我們的傳統。在中國歷史上有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而殉道的人不少。方孝孺就是爲主張，爲信仰，爲他的思想而殺身成仁的一個人。接着，沈剛伯開始講「方正學的政治思想」。

先生在沈剛伯演講結束之後，說：

我今年七十了，我所看到人家作學術演講一小時之久不帶片紙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伯希和先生，第二人就是沈剛伯先生。

我因為今天剛伯先生講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昨天晚上也臨時抱佛腳，也看了一眼方孝孺的《遜志齋集》。據我所記憶到的，沈先生講的都沒有錯。他的記憶可了不得！

明朝有兩個專制魔王，第一個是明太祖朱洪武，他是當和尚出身的。到了革命成功做了皇帝之後才讀《孟子》，知道孟子的可怕。《孝經》、《論語》、《孟子》多少年來都作教科書用的，我們讀時並不覺得怎麼樣，但朱洪武讀了認為孟子的思想太可怕了，於是叫他的一個翰林把《孟子》刪了，叫做《孟子節文》。北平圖書館裏有一部，我曾借出來和孟子全文校對過，足足被刪了三分之一。第二個專制魔王是明成祖，他把方孝孺滅族了，滅三族還不够，要滅九族；滅九族還不够，還要滅十族。當時明令有誰收藏方孝孺的片紙隻字也要犯罪的。那樣的摧殘言論自由。

先生說到這裏，對於沈剛伯說的方孝孺滅族之後二百年沒有政治思想家的話加以修正說：在方孝孺死後一百多年，王陽明不是明朝的大思想家嗎？接着又說：

但《孟子》全書不到一百年就開禁了，以後還是讀《孟子》的全書，科舉時代還是用《孟子》來出題目的。方孝孺的文字也仍舊出來，我們現在讀的《遜志齋集》不是嗎？思想家王陽明不是出來嗎？

方孝孺當時提倡無為的英國式的君主憲政沒有成功，言論自由沒有成功而被殺；但明太祖刪滅《孟子》失敗，明成祖要毀滅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也失敗了。可見專制魔王要想消滅自由思想都是消滅不了的。蔡先生一向提倡言論自由，學術思想的自由平等，今天在紀念他的生日會中，由沈剛伯先生講「方正學的政治思

想」，是很有意義的。（參閱一月十二日「徵信新聞」及各報）

今天有記者向先生採訪「名流簽名請求總統特赦雷震」運動的消息。據「聯合報」：「胡博士昨天承認曾參加簽名，但詳細的情形他也不知道。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大的運動，只是幾個雷震的朋友所作的努力。他不曉得這個請求會在什麼時候提出。他曾再三強調這是一個向總統很客氣的請求。」（見一月十二日「聯合報」）

一月十二日（星期四）上午，林蘇珊珊同她的女兒林秋美來看先生。林秋美是學音樂的，最近將到日本、羅馬、巴黎各地去學音樂，帶來一本紀念冊，先生題了「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八個字送給她。說：「孔夫子是好學不倦的。他教人趕快的學，不能再有耽擱。我們中國的文化，有些地方是很高的，但在音樂方面最差，最幼稚。聖人提倡的禮樂，這個樂就沒有發達過。現在京戲的音樂那麼簡單，文詞儘有不通的，不是戲劇，也不是音樂，也不是文藝，所以我是不能看京戲的。林小姐這次出去，希望你能多多學習。」

一月十三日（星期五）今天有給梁肅戎、富伯平、李公權的信。

肅戎、伯平、公權三位先生：

今天我在報上看見高等法院再審八德鄉葉家血案，判決「原判決撤銷，穆萬森無罪」，我真感覺十分高興。

明朝哲人呂坤曾說：「爲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你們三位先生爲穆君擔任義務辯護，正是躬行那位哲人說的「第一天理」，使我十分敬佩。請你們三位容許我向你們表達一個公民最誠心的敬禮。

民國五十年 七十一歲

三四三八

胡適敬上 五十年一月十三日

十月十四日（星期六） 早上，先生談起昨天決定約「金承藝來幫忙，他來了之後，可以督促我工作。我非增加生產不可。他是愛新覺羅，改姓金的。原是順治直系後裔的大貴族。羅常培也是愛新覺羅改姓羅的。」胡頌平又請先生將他安頓在總辦事處，使他工作起來也方便得多。先生沒有答允，說：「我私人出錢，可以不受院裏用人章程的約束。他本來要到臺大教書，等臺大聘他時，或許他要出去的，他可能是臨時工作，不必佔一個名額。」

先生今天因檢查眼睛瞳孔放大之後，今夜不能看書工作。

一月十五日（星期日） 今天有給黃郛夫人沈亦雲女士的信。

逸雲夫人：

去年承你贈我沈叔丈的遺札影片¹，我帶回了，並且複製了送給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與近代史所保存。你記得沈丈原函內提及「宋代張翥既卒，其妻蒲芝爲撰誄文，詞旨深摯，傳播至今。此我蜀遺事也。」我借得沅叔先生晚年編印的「宋代蜀文輯存」一百卷，其中不收女人之作，止收了蒲芝一人，也止有一篇，托人鈔了一份，附寄給您，作爲新年的賀禮，並祝您新年百福！

新年裏，君怡夫婦來長談，並在此晚飯。我們都想念您。

適之 五十、一、十五

¹ 傳增湘，字沅叔。

附蒲芝「白雲先生張少愚誄」(「蜀藝文志」五一)

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氤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址，吳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灑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汎瀾，人誰無死，惜乎賢才。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蜀文輯存」卷二十五（葉十三至十三）蒲芝誤作浦芝。先生用硃筆在「浦」字加一「艸」字，又用硃筆眉批：

全書僅此一女人，豈可容此錯誤？故爲改正。

胡適

又有給錢泰的信。

階平兄：

多年前曾說我要將我收購的蔣石先生祖孫三代的詩箋影印奉贈¹，當時因沒有照相的便利，一直擱到今年。今將蔣石先生及几山先生的兩箋照奉。因沒有詳記老兄的門牌數，故托建文兄轉交。

另有詩箋二紙，有密圈、有批語，批評中有「錢郎高調」之語，原收藏者就定爲「錢世錫，字慈伯，

¹ 載，字蔣石。